

1

壹圓的舊港幣上有一隻雄獅，載冕控球，姿態十分威武。但七月一日以後，香港歸還了中國，那頂金冠就要失色，而那隻圓球也不能號稱全球了。伊麗莎白二世在位，已經四十五年，恰與一世相等。在兩位伊麗莎白之間，大英帝國從起建到瓦解，凡歷四百餘年，與漢代相當。方其全盛，這帝國的屬地藩邦、運河軍港，遍布了水陸大球，天下四分，獨占其一，為歷來帝國之所未見，有「日不落國」之稱。

而現在，日落帝國，照豔了香港最後這一片晚霞。「日不落國」將成為歷史，代之而興的乃是「日不落家」。

冷戰時代過後，國際日趨開放，交流日見頻繁，加以旅遊便利，資訊發達，這世界真要變成地球村了。於是同一家人辭鄉背井，散落到海角天涯，晝夜顛倒，寒暑對照，便成了「日不落家」。今年我們的四個女兒，兩個在北美，兩個在西歐，留下我們二老守在島上。一家而分在五國，你醒我睡，不可同日而語，也成了「日不落家」。

幼女季珊留法五年，先在翁熱修法文，後去巴黎讀廣告設計，點唇畫眉，似乎沾上了一些高盧風味。我家英語程度不低，但家人的法語發音，常會遭到她糾正。她擅於學人口吻，並佐以滑稽的手勢，常逗得母親和姐姐們開心，輕則解顏，據則捧腹。可以想見，她的笑話多半取自法國經驗，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法國男人。馬歇·馬叟是她的偶像，害得她一度想學默劇。不過她的設計也學得不賴，我譯的王爾德喜劇《理想丈夫》，便是她做的封面。現在她住在加拿大，一個人孤懸在溫哥華南郊，跟我們的時差是早八小時。

長女珊珊在堪薩斯修完藝術史後，就一直留在美國，做了長久的紐約客。大都會的藝館畫廊既多，展覽又頻，正可盡情飽賞。珊珊也沒有閒著，遠流版兩巨冊的《現在藝術理論》就是她公餘、廚餘的譯績。華人畫家在東岸出畫集，也屢次請她寫序。看來我的「序災」她也有份了，成了「家患」，雖然苦些，卻非徒勞。她已經做了母親，男孩四歲，女孩未滿兩歲。家教所及；那小男孩一面揮舞恐龍和雷動神兵，一面卻隨口叫出梵谷和摩娜·麗莎的名字，把考古、科技、藝術合而為一，十足一個博文強記的頑童。四姐妹中珊珊來得最早，在生動的回憶裡她是破天荒第一聲嬰啼，一嬰開啼，眾嬰響應，帶來了日後八根小辮子飛舞的熱鬧與繁華。然而這些年來她離開我們也最久，而自己有了孩子之後，也最不容易回臺，所以只好安於「日不落家」，不便常回「娘家」了，她和公妹之間隔了一整個美洲大陸，時差，又早了三個小時。

凌越淼淼的大西洋更往東去，五小時的時差，便到了莎士比亞所讚的故鄉，「一塊寶石鑲嵌在銀濤之上」。次女幼珊在曼徹斯特大學專攻華滋華斯，正襟危坐，苦讀的是詩翁浩繁的全集，逍遙汗漫，優遊的也還是詩翁俯仰的湖區。華滋

華斯乃英國浪漫詩派的主峰，幼珊在柏克萊寫碩士論文，仰攀的是這翠微，十年後逕去華氏故鄉，在曼城寫博士論文，登臨的仍是這雪頂，真可謂從一而終。世上最親近華氏的女子，當然是他的妹妹桃樂賽（Dorothy Wordsworth），其次呢，恐怕就輪到我家的二女兒了。

幼珊留英，將滿三年，已經是一口不列顛腔。每逢朋友訪英，她義不容辭，總得駕車載客去西北的坎布利亞，一覽湖區絕色，簡直成了華滋華斯的特勤導遊。如此貢獻，只怕桃樂賽也無能為力吧。我常勸幼珊在撰正論之餘，把她的英國經驗，包括湖區的唯美之旅，一分題寫成雜文小品，免得日後「留英」變成「留白」。她卻惜墨如金，始終不曾下筆，正如她的么妹空將法國歲月藏在心中。

幼珊雖然遠在英國，今年卻不顯得怎麼孤單，因為三妹佩珊正在比利時研究，見面不難，沒有時差。我們的三女兒反應迅速，興趣廣泛；而且「見異思遷」：她拿的三個學位依次是歷史學士、廣告碩士、行銷博士。所以我叫她作「柳三變」。在香港讀中文大學的時候，她的鋼琴演奏曾考取八級，一度有意去美國主修音樂；後來又任《星島日報》的文教記者。所以在餐桌上我常笑語家人：「記者面前，說話當心。」

回臺以後，佩珊一直在東海的企管系任教，這些年來，更把本行的名著三種譯成中文，在「天下」、「遠流」出版。今年她去比利時做市場調查，範圍兼及荷蘭、英國。據我這做父親的看來，她對消費的興趣，不但是學術，也是癖好，尤其是對於精品。她的比利時之旅，不但飽覽佛朗德斯名畫，而且遍嚐各種美酒，更遠征土耳其，去清真寺仰聽尖塔上悠揚的呼禱，想必是十分豐盛的經驗。

2

世界變成了地球村，這感覺，看電視上的氣象報告最為具體。臺灣太熱，溫差又小，本地的氣象報告不夠生動，所以愛看外地的冷暖，尤其是夠酷的低溫。每次播到大陸各地，我總是尋找瀋陽和蘭州。「哇！零下十二度耶！過癮啊！」於是一整幅雪景當面摺來，覺得這世界還多彩多姿的。

一家既分五國，氣候自然各殊。其實四個女兒都在寒帶，最北的曼徹斯特約當北緯五十三度又半，最南的紐約也還有四十一度，都屬於高緯了。總而言之，四個女兒緯差雖達十二度，但氣溫大同，只得一個冷字。其中幼珊最為怕冷，偏偏曼徹斯特嚴寒欺人，而讀不完的華滋華斯又必須久坐苦讀，難抵凜冽。對比之下，低緯二十二度半的高雄是暖得多了，即使嚷嚷寒流犯境，也不過等於英國的仲夏之夜，得蓋被窩。

黃昏，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傷的時辰，氣象報告總是由近而遠，終於播到了北美與西歐，把我們的關愛帶到高緯，向陌生又親切的都市聚焦。陌生，因為是寒帶。親切，因為是我們的孩子所在。

「溫哥華還在零下！」

「暴風雪襲擊紐約，機場關閉！」

「倫敦都這麼冷了，曼徹斯特更不得了！」

「布魯塞爾呢，也差不多吧？」

作在熱帶的涼椅上看國外的氣象，我們總這麼大驚小怪，並不是因為沒有見識過冰雪，或是孩子們還在稚齡，不知保暖，更不是因為那些國家太簡陋，難以禦寒。只因為父母老了，念女情深，在記憶的深處，夢的焦點，再見不得光的潛意識底層，女兒的神情笑貌仍似往昔，永遠珍藏在嬌憨的稚歲，童真的幼齡——所以天冷了，就得為她們加衣，天黑了，就等待她們一一回來，向來熱騰騰的晚餐，向餐桌頂上金黃的吊燈報到，才能眾辦聚首，重辦圍葩，輻輳成一朵烘鬧的向日葵。每當我眷顧往昔，年輕的幸福就在這一景停格。

人的一生有一個半童年。一個童年在自己小的時候，而半個童年在自己孩子小的時候。童年，是人生的神話時代，將信將疑，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，很難考古。錯過了自已的童年，還有第二次機會，那便是自己子女的童年。年經爸爸的幸福感，大概僅次於年輕媽媽了。廈門街綠蔭深邃的巷子裡，我曾是這麼一位顧盼自得的年輕爸爸，四個女嬰先後裹著奶香的襁褓，投近我喜悅的懷抱。黑白分明，新造的靈瞳灼灼向我轉來，定睛在我臉上，不移也不眨，凝神認真地讀我，似乎有一點困惑。

「好像不是那個（媽媽）呢，這個（男人）。」她用超語言的渾沌意識在說我，而我，更逼近她的臉龐，用超語言的笑容向她示意：「我不是別人，是你爸爸，愛你，也許比不上妳媽媽那麼周到，但不會比她較少。」她用超經驗的直覺將我的笑容解碼，於是學起我來，忽然也笑了。這是父女間第一次相視而笑，像風吹水綻，自成漣漪，卻不落言詮，不留痕跡。

為了女嬰靈秀可愛，幼稚可哂，我們笑。受了我們笑容的啟示，校生的鼓舞，女嬰也笑了。女嬰一笑，我們以笑回答。女嬰一哭，我們笑得更多。女嬰剛會起立，我們用笑勉勵。她又跌坐在地，我們用笑安撫。四個女嬰馬戲團一般相繼翻筋斗投我家，然後是帶爬、帶跌、帶搖、帶晃，撲進我們張迎的懷裡——她們的童年是我們的「笑季」。

為了逗她們笑，我們做鬼臉。為了教她們牙牙學語，我們自己先兒語牙牙：「這是豆豆，那是餅餅，蟲蟲蟲飛！」成人之間不屑也不敢的幼稚口吻、離奇動作，我們在孩子面前，特權似地，卻可以完全解放，盡情表演。在孩子的真童年裡，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假童年，鄉愁一般再過一次小時後，管它是真是假，是一半還是完全。

快樂的童年是雙全的互惠：一方面孩子長大了，孺慕兒時的親恩；一方面父母老了，眷念子女的兒時。因為父母與稚兒之間的親情，最原始、最純粹、最劇烈，印象最久也最深沉，雖經萬劫亦不可磨滅。坐在電視機前，看氣象兒念四女，心底浮現的常是她們還時，仰面伸手，依依求抱的憨態，只因那形象最縈我心。

最縈我心是第一個長夏，珊珊臥在白紗帳裡，任我把她搖籃搖來搖去，烏眸灼灼仍對我仰視，窗外一巷的蟬嘶。是幼珊從躺床洞孔倒爬了出來，在地上顛顛昂頭像一隻小胖獸，令眾人大吃一驚，又哄然失笑。是帶佩珊去看電影，她水亮的眼珠在暗中轉動，閃著銀幕的反光，神情那樣緊張而專注，小手微汗在我的手

裡。是季珊小時候怕打雷和鞭炮，巨響一迸發就把哭聲埋進婆婆的懷裡，嗚咽之久。

不知道她們的母親，記憶中是怎樣為每一個女孩的初貌取景造型。也許是太密太繁了，不一而足，甚至要遠溯到成形以前，不是形像，而是觸覺，是胎裡的顛倒蜷伏，手撐腳踢。

當一切追溯到源頭，渾沌初開，女嬰的生命起自父精巧語到母卵，正是所有愛情故事的雛形。從父體出發長征的，萬頭攢動，是適着得岸的蝌蚪寶寶，只有幸運的一頭被母島接納。於是母女同體的十月因緣其妙地開始。母親把女嬰安頓在子宮，用胚胎餵她，羊水護她，用臍帶的專用線跟她神祕地通話，給她曖昧的超安全感，更賦她心跳、脈搏與血型，直到大頭蝌蚪變成了大頭寶寶，大頭朝下，抱臀交股，蜷成一團，準備向生之窄門擁擠頂撞，破母體而出，而且鼓動肺葉，用尚未吃奶的氣力，嗓音聽天地而動鬼神，又像對母體告別，又像母體報到，洪亮的一聲啼哭，「我來了！」

3

母親的恩情早在孩子會呼吸以前就開始。所以中國人計算年齡，是從成孕數起。那原始的十個月，雖然眼睛都還未睜開，已經樣樣向母親索取，負欠太多。等到降世那天，同命必須分體，更要斷然破胎、節然開骨，在劇烈加速的陣痛之中，掙扎著，奪門而出。生日蛋糕之甜，燭火之亮，是用母難之血來償付的。但生產之大劫不過是母愛的開始，日後母親的辛勤照顧，從抱到揹，從扶到推，從拉拔到提掖，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勞，那一樣沒有做過？〈蓼莪〉：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」其實肌膚之親、操勞之勤，母親遠多於父親。所以〈蓼莪〉又說：「母兮掬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人腹我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？」其中所言，多為母恩。「出人腹我」一句形容母不離子，最為傳神，動物之中恐怕只有袋鼠家庭勝過人倫了。

從前是四個女兒常在身邊，顧之復之，出入腹之。我的肌膚白皙，四女多得遺傳，所以她們小時我戲呼之為「一窩小白鼠」。在丹佛時，長途旅行，一窩小白鼠全在我家車上，坐滿後排。那情景，又像是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隻籃裡。我手握駕駛盤，不免加倍小心，但是全家同遊，美景共享，卻也心滿意足。在香港的十年，晚餐桌上熱湯蒸騰，燈氛溫馨，四隻小白鼠加一隻大白鼠加我這大老鼠圍成一桌，一時六口齊張，美肴爭人，妙語爭出，噦噦喳喳成一片，鼠倫之樂莫過於此。

而現在，一窩小白鼠全散在四方，這樣的盛宴久已不再。剩下二老，只能在清冷的晚餐後，向國外的氣象報告去揣摩四地的冷暖。中國人把見面打招呼叫作寒暄。我們每晚在電視上真的向四個女兒「寒暄」，非但不是客套，而且寓有真情，因為中國人不慣和家人緊抱熱吻，恩情流露，每在淡淡的問暖噓寒，叮囑添衣。

往往在氣象報告之後，做母親的一通長途電話，越洋跨洲，就直接撥到暴風

雪的那一端，去「寒暄」一番，並且報告高雄家裡的現況，例如父親剛去墨西哥開會，或是下星期要去川大演講，她也要同行。有時她一夜電話，打遍了西歐北美，耳聽四國，把我們這「日不落家」的最新動態收集彙整。

看著做母親的曳著電線，握著聽筒，跟九千里外的女兒短話常說，那全神貫注的姿態，我頓然領悟，這還是母女連心、一線密語的習慣。不過以前是用臍帶向體內腹語，而現在，是用電纜向海外傳音。

而除了臍帶情節之外，更不斷寫信，並附寄照片或剪稿，有時還寄包裹，把書籍、衣飾、藥品、隱形眼鏡等等，向後勤支援前線一般，源源不絕向海外供應。類此的補給從未中止，如同最初，母體用胎盤向新生命輸送營養和氧氣：綿綿的母愛，源源的母愛，唉，永不告竭。

所謂恩情，是愛加上辛苦在乘以時間，所以是有增無減，且因累積而變得深厚。所以《詩經》嘆曰：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？」這一切的一切，從珊珊的第一聲哭啼以前就開始了。若要徹底，就得追溯到是四十五年前，當四個女嬰的母親初遇父親，神話的封面剛剛揭開，羅曼史正當扉頁。到女嬰來時，便是美麗的插圖了。第一圖是父之囊。第二圖是母之宮。第三圖是育嬰床，在內江街的腹產醫院。第四圖是搖嬰籃，把四女嬰依次搖啊搖，沒有搖到外婆橋，卻搖成了少女，在廈門街深巷的一棟古屋。以後的插圖就不用我多講了。

這一幅插圖，看哪，爸爸老了，還對著海峽之夜在燈下寫詩。媽媽早入睡了，微聞鼾聲。她也許正夢見從前，有一窩小白鼠跟她捉迷藏，躲到後來就走散了，而她太累，一時也追不回來。

——選自《日不落家》（九歌，一九九八）

導讀

余光中，福建永春人，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市。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，美國愛奧華大學文藝碩士。著有詩集、散文集、評論集、翻譯作品等五十餘種。重要散文作品包括《左手的繆思》、《逍遙遊》、《聽聽那冷雨》、《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》、《日不落家》等。

「這篇親情散文，顯現的是抒情散文的韌力、彈性。將一個強調風格應該雄厚如斧、野獷如碑的散文家，置放在五個女人的家庭，未嘗不是上帝精心的安排因而，散文的韌力、彈性，就靠父女親情去伸張、拉扯，語言、氣象、育嬰經驗、長途電話，原可婆婆媽媽唸不完的經，卻在約制的理性裡精練起來、收斂起來，韌力、彈性，於焉成形。家，永遠有太陽照耀的家，從題目開始，這種氣概就已架構出來，這種氣韻就已開始周流全文，甚至讀此文的讀者全身。」

（選自《台灣現代文選》，三民，2004）

品味時間

1、作者描寫親情有何特點？舉例說明之？